

地圖無小事

每年三四月份上市公司的年報發布季，被稱為「公關人」的一次「渡劫」。往往會由於業績不佳引起負面輿情，不得不加班滅火。約一老友三天而不果，原來正是遭遇「飛來橫禍」。其公司去年業績不錯，本以為可平安過關。不料，年報中使用了錯誤的中國地圖，藏南、阿克賽欽等國土均被「割讓」印度。在網上發酵之後，公司形象大受影響。

這種事件可謂層出不窮。不僅迪奧、奧迪等外企，就是華為、阿里等國內知名企業，都曾因此翻車。其實，標準地圖並不難找，自然資源部以及大型的專業地圖出版社，都有免費地圖供下載使用。但許多外國網站，優先推送的往往是西方立場的「地圖」。在這些地圖中，中國的藏南、阿克賽欽被劃歸印度，台灣與大陸區別標識，南海諸島或分割給周邊鄰國，或不予展示。

而大公司舉辦活動、發布新聞等業務，往往外包給國際廣告公關巨頭。這些公司習慣於從外國網站檢索地圖，於是錯誤地圖便隨之出

現在公開場合。日常中，也常見到香港的公司、機構，缺乏使用正確地圖的意識和專業。甚至個別人故意「夾帶私貨」，使用錯圖來宣示「政治正確」，或製造陷阱圈套。

前些年，國家測繪局曾專門發布過地圖使用規定，其中有很多細節。譬如，對於俄羅斯境內一些具有特殊歷史的地名，還必須同時標註中文地名，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薩哈林島（庫頁島）」等。

當然，一般尺幅較小的地圖，不必標得這麼細。但有一些紅線，卻是萬不可踩的。切不能漏掉台灣島及釣魚島、赤尾嶼等附屬島嶼，不能漏掉南海諸島，不能漏掉中印邊界東段的藏南地區及西段的阿克賽欽。把好這一關，於公乃愛國之舉，於私也少些麻煩。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晚熟

最近在看莫言的《晚熟的人》，這是一本收錄了莫言十二篇中短篇作品的長篇小說集。這本書的宣傳語是「莫言諾獎之後首部作品」，細細看來，書中收錄的短篇小說，完成時間在二〇一〇到二〇二〇年之間，是橫跨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二〇一二年。但如果只看文字，則行雲流水渾然一體，完全感覺不到諾貝爾文學獎對於作者的影響——文字，還是熟悉的莫言式文字；地點，還是熟悉的高密東北鄉。

有一種很奇特的、陌生而熟悉的感覺。對於生活在城市中的我而言，莫言小說中所描述的人和事，那些與鐮刀、土地、小溪有關的故事都很遙遠，透著一種帶有泥土氣息、陌生的陌生與新奇。但在這種陌生感的同時，我相信每一個讀者，都會在書裏的角色中找到一絲熟悉的感覺，書中的角色形形色色，但無論是其身份是農民還是商人、是鐵匠還是作家，有的貪小便宜吃大虧，有的偷奸耍滑蠅營狗苟，有的初心

不忘大智若愚，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這些人物在莫言筆下，顯現出的是天下共通的人心與人性，書中角色的行為與心理，總能讓讀者看到一些自己身邊人的影子。

在與小說集同名的中篇小說《晚熟的人》中，莫言筆下的角色「傻瓜蔣二」有這樣一段對自己以及自己家族的描述：「晚熟！當別人聰明伶俐時，我們又傻又呆；當別人心機用盡時漸入頹境時，我們恰好靈魂開竅，過耳不忘、過目成誦、昏眼變明、禿頭生毛……」在讀這段時，筆者的腦海中，就浮現出了一位身邊的長輩，這段話，是蔣二在說自己，但一字一句又好像正正是在說我這位大器晚成的「晚熟」長輩。你身邊是否也有這樣的人？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淺嘗八寶鴨

鴨子會飛，卻無論如何都飛不出人類的餐桌，這食物鏈一山更比一山高的道理告訴我們，修煉技藝還不夠，關鍵是要低調。可惜有關的菜都是聲名遠播，從北京烤鴨到粵式燒鴨再到滬式的八寶鴨，讓人想忽略都不行。特別是最後一道，從清朝時期被「吃貨皇帝」乾隆加持，帶著豐盛、儀式感的光環，成了一道不家常卻定要嘗的菜。

八寶鴨分量很大，排場不小，一個人獨享不太可能。不僅如此，講究點的餐廳還要求隔天預訂，種種信號都暗示了身份不同尋常。不過實話實說，等端上桌你會發現，它的名氣很大程度上有着歷史淵源，但凡放在如今或換一個朝代，也許都無法出圈成功。首先便是廣為傳頌的「八寶」配料，這八樣菜並無嚴格規定，不同店家也會有輕微差別，細數來逃不過臘腸、香菇、梨子、銀杏、乾貝、火腿、雞丁、冬筍、蝦仁、青豆這幾種，切成丁之後入鍋煸炒調味，最後跟提前蒸好的糯米飯一起攪拌成餡料，塞進鴨肚裏。至於這隻鴨怎麼處理，就是第二道關卡了。傳統分成帶骨開背和拆骨兩種，前者多是家常烹飪，後者就有很多章法了，老上海的飯店甚至會把八寶鴨拆骨當作一項絕活演示。關鍵在於骨頭落地，皮肉不碎，宛如變魔術。

填充好餡料的鴨腹用棉線縫上，也可以在中間打結做成葫蘆狀。然後鴨身塗一層醬油，先起油鍋炸幾分鐘上色定型，再瀝油蒸上三四小時，最後關火裝盤，淋上調料收汁。此時不論是煨香的餡料還是鴨肉的原汁，都已經完全滲透、水乳交融。挖一口飯軟糯香滑，吃一口肉酥爛銷魂，唯一的遺憾是幾口就能飽足，有些美食能養癮到無法自持，有些則是淺嘗一試，並無高下，只看食客，有那種興致罷了。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明星「降維」

「降維」就是降低或減少一個維度。這個詞早就有了，但流行開來，大概和《三體》有關，小說中描寫的「降維打擊」威力無窮，讓人後背發涼。抽象一點來說，任何東西總要依賴於若干維度而存在，「降維」打擊，也就是改變一個東西存在的前提而不是這個東西本身。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也因為線上娛樂的持續發展。不少演藝明星從電影銀幕、電視熒幕裏轉戰到了抖音這樣的短視頻平台，幹起了直播帶貨，或者錄製一些短視頻。網上稱之為明星「降維」。言下之意，直播或短視頻，比起傳統的電影或電視節目，維度是減少了的。還有人說，明星「降維」是為了撈金。我想，這

應當部分屬實，也無可厚非。畢竟，直播被認為是當下的風口，誰不想從中分得一杯羹呢？實際上，除了明星，不少名學者也在「降維」入駐短視頻。

不過，降維不見得是壞事。生活中的降維隨處可見。最簡單而直觀的例子是地圖。大多數地圖都是平面的，當我們在縱橫交錯的坐標中確定一座山、一條河的地理位置，而不再考慮山有多高、河有多深。高嶺丘壑就這樣被「降維」了。再如，不少出版社都推出過「大家」寫的「小書」，十分受歡迎。如朱自清先生的《經典常談》，又如袁庭棟先生的《古代的職官》，一直被我放在手邊。學界高手動手寫一些普及的文章，也可以視為某種

「降維」，恰因為寫作者有更多的維度可作依仗，觀察、分析和論述更加自如。「小書」之「小」，無非是說所談皆為基礎知識或常識。然而，就像萬丈高樓，世人見到的是明窗亮瓦，卻看不見深埋着的地基。常識正是如此，隱蔽在學問或生活的深處，如非高手披沙揀金、降維以識，其價值不易發現。

這麼看來，明星、學者的「降維」，或許會促進網路文化品質提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愛搞笑的王夫

英國女王的先生菲臘親王九十九歲去世，這在中國被稱為喜喪。

媒體中有關他的故事每天都有，許多都讚頌他的公益貢獻。這些自會被載入歷史，但普通民眾更記得的，是這位王夫較接地氣的一面：貴族習氣不重，常不按王室劇本出牌。這或因其小時父母婚姻不穩定，他需在歐洲幾國飄來蕩去，內心一直躁動。

伊麗莎白女王是英國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實際並不過問具體事務。港人深明此點，但仍稱女王為「事頭婆」（老闆娘），表示尊崇女王的地位。當今英國也有質疑王室存在必要的聲音，但女王威儀猶在。白金漢宮被傳是女王居所，是國民

和外國旅遊者到倫敦必去的打卡地。幾年前到英國旅遊時，就在白金漢宮前觀看過每天上午的衛兵交接儀式，觀者擠得水洩不通，列隊、步操、耍槍、騎兵巡禮……一招一式都極力維持着王室的輝煌與尊嚴。

菲臘親王卻不太理會王室的招式，表現在他本人也承認的、說話「口沒遮攔」，甚至會爆粗話；他也有些不顧體面，比如夜間痛飲後回到已關閉的王宮時，不得不翻牆而入。但他那些幽默段子常會引起坊間會心一笑，比如有老太太告知已一百零四歲時，他直說：我不信，女人總是把自己說年輕十歲；又比如他摸着謝頂說：我自己並不擅長製造人造纖維；

新裕民坊遊記

我在小學四年級從旺角唐樓搬到觀塘的廉租屋，其後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就讀觀塘區學校。放學後，很多時都到裕民坊遊玩：寶聲和銀都戲院、牛雜麵店旁邊的書攤、漢堡包連鎖店，都是我和同學經常流連的地方。其中一位小學同學的父親，在裕民坊小店售賣牛仔褲，於是我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闊腳喇叭褲。屈指一算，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其後我家搬離觀塘，裕民坊亦開展了漫長的重建計劃。這期間有時我會途經觀塘的商場或工廠大廈，只見到舊樓的小店逐漸減少，新建的住宅逐漸成型。直到現在，裕民坊其中一邊的大型商住區終於落成。復活節假期的首日，我與兒子策劃了

一個遊覽計劃。話說回頭，我兒對於裕民坊其實沒有任何回憶或印象，他只是從新聞報道得知該新商場的車庫設有巴士總站，乘客將可以在空調的室內地區等候，巴士到站的時候，乘客會經過自動閘門登車，情況有如飛機場的模樣。兒子感覺很新奇，於是囑我以特別方式參觀新的裕民坊。

於是，我們先從將軍澳乘港鐵到中環，然後在中環轉乘過海隧道巴士，到達裕民坊總站下車。當巴士駛進停車位時，相應的玻璃閘門隨即開啟，乘客下車便可直入商場，即使遇上風暴和雷雨也無影響。接下來，我們在商場到處遊走，內裏包含裕民里和裕民市集，前者主要是

商店和食肆，後者是小店，大多是從原來裕民坊那邊搬遷過來繼續經營。可惜我已找不到當年小學同學父親的牛仔褲小店了。

新張期間，商場還向遊人發放免費小禮物，亦有小丑藝人向小孩送贈氣球，整個商場滿載朝氣，喜樂盈盈。世事無不變的道理，若是具備歷史意義和價值的建築物，當然應該予以保留。但是如裕民坊般的區域，重建之後對社區發展則有更大裨益。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藝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葛飾北齋與《大海》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十九世紀日本浮世繪巨匠葛飾北齋的傳世經典《神奈川沖浪裏》以超出估價十倍的一百五十九萬美元在紐約佳士得亞洲藝術周上落槌成交，刷新了藝術家個人的拍賣紀錄。

作為其最著名的木版畫集《富嶽三十六景》中最家喻戶曉且被複製最多的畫面，此作描繪了在日本神奈川縣的相模灣海域中，載着船夫們的三隻木船正迎着洶湧澎湃的巨浪奮力前行的場景。左側近景處的百尺浪頭彷彿將把乘風破浪的搖曳船隻吞沒，遠景被積雪覆蓋的富士山與海浪的藍白配色相得益彰，鮮明的輪廓線與二維平面的表現手

法則將無助的船隻和驚濤駭浪巧妙交織。這一構圖簡潔卻極富視覺衝擊力的畫面甚至被視為日本浮世繪藝術中最深入人心的圖像。隨着「日本主義」風潮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席捲歐洲大陸，無數藝術家均接觸過此作並從中汲取靈感，其中就包括法國作曲家克勞德·德彪西。

一九〇五年三月五日，德彪西完成了其著名的《大海》，為管弦樂創作的三部交響樂小品（簡稱《大海》）。作曲家試圖通過音樂來重現海洋在他腦海中的印象，而非試圖還原海浪或海鷗的聲音。通過《從黎明到正午的海上》、《浪的嬉戲》和《風與海的對話》三個



樂章，德彪西為聽者營造了大海從風平浪靜到海浪轟鳴的交響音畫，而懸掛在其巴黎畫室牆上的《神奈川沖浪裏》則無疑成為了他譜曲過程中的視覺啟示。

事實上，此作不僅激發了德彪西的創作靈感，後者於一九〇五年在A.Durand & Fils出版的首版樂譜封面便是基於前者畫中的巨浪局部

所改編，足見作曲家對畫作的偏愛。在諸多發行的以海景用作封面的德彪西《大海》唱片版本中，法國指揮大師埃爾·布列茲於一九六六年指揮新愛樂管弦樂團所灌錄的《布列茲指揮德彪西》無疑擁有最理解作曲家意圖的設計——這張收錄了《大海》、《牧神午後前奏曲》和舞曲音樂《遊戲》的唱片所採用的封面便是啟發德彪西創作的葛飾北齋名作。

（「碟中畫」《布列茲指揮德彪西》／《神奈川沖浪裏》）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蹭」票記

我在「蹭」和「逃」之間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選擇「蹭」：一來「蹭」聽起來親昵得多，甚至乍聽上去還帶有一點點的可愛；二來「逃票」涉嫌犯法，我可不想自己的文章某一天成為「對座入號」的佐證。

據我的觀察，搭乘港鐵，蹭票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理直氣壯地蹭。有段日子，疫情嚴重，但為着飯碗，我不得不日日返工。為了盡量避開人

潮，我每日六點九個字準時出門，從青衣站一路東涌線南行，待到香港站時，也不過七點二十分。可是，就在我打算刷卡出站，發現閘機附近的空地上，三三兩兩地聚着人，越來越多：有的時不時地看一下表，像是在等待與某人接頭；有的則乾脆打開一早街頭派發的免費報，悠悠然地看了起來。我好奇，有咩古怪？他們為什麼不出站？猶豫間我刷卡出站。一個阿公嘻嘻地笑我：「索仔！」未幾，這些原本

在站內晃悠的阿婆大伯以及西裝男職業裙，魚貫而出，臉上的表情無一例外透着滿足。我終於弄清楚：七點三十分開始，就可以享受港鐵的優惠，比如，我從青衣到香港站，可以從十四元四角半到六元七。這種「蹭」是生活智慧的一種，理直氣壯，無可厚非。

另一類是猥瑣不堪地蹭。前年，我在港大站上車，到上環落車。走在我前面的兩個學生模樣的人，操着一口上海話。其中一個顯然是大學生，向另一個講：「香港對學生很好的，坐公共交通拉卡都老划算。僕唔好花冤枉錢，我有兩

張登記過的八達通，俾僕，別讓伊拉窺到。」說着就將一張八達通塞過去。另一個顯然是從內地來的觀光客，學生嘛，能省錢就是好的，哪管那麼多。這種「蹭」當然是不對的。依我看，這樣的小聰明，還是越少越好吧。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